

越人歌◎著



谢家皇后

卷五

超人气古风作家越人歌巨作!

退一步就是万劫不复。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 Ltd.

越人歌◎著



谢家皇后

卷五

超人气古风作家越人歌巨作！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家皇后. 5 / 越人歌著. —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18.3

ISBN 978-7-114-14013-6

I. ①谢… II. ①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8452 号

书 名: 谢家皇后 卷五

著 作 者: 越人歌

监 制: 邵 江

策 划: 童 亮

营 销: 刘 君 吴 迪 陈力维 张龙定

责任编辑: 刘楚馨

出 版: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100011)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外馆斜街 3 号

网 址: <http://www.ccpres.com.cn>

销售电话: (010) 59636983

总 经 销: 新世界青春(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60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8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14-14013-6

定 价: 38.00 元

(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的图书由本公司负责调换)

目录

三百四十九	1
三百五十	4
三百五十一	7
三百五十二	10
三百五十三	13
三百五十四	15
三百五十五	18
三百五十六	21
三百五十七	24
三百五十八	26
三百五十九	29
三百六十	32
三百六十一	34
三百六十二	37
三百六十三	42
三百六十四	45
三百六十五	49
三百六十六	53

三百六十七	57
三百六十八	60
三百六十九	64
三百七十	67
三百七十一	71
三百七十二	75
三百七十三	79
三百七十四	83
三百七十五	87
三百七十六	89
三百七十七	93
三百七十八	97
三百七十九	100
三百八十	102
三百八十一	105
三百八十二	107
三百八十三	110
三百八十四	112
三百八十五	115
三百八十六	119
三百八十七	121
三百八十八	124

三百八十九	126
三百九十	129
三百九十一	132
三百九十二	135
三百九十三	137
三百九十四	140
三百九十五	142
三百九十六	145
三百九十七	147
三百九十八	150
三百九十九	152
四百	154
四百〇一	157
四百〇二	159
四百〇三	162
四百〇四	164
四百〇五	167
四百〇六	169
四百〇七	172
四百〇八	174
四百〇九	177
四百一十	180

四百一十一	182
四百一十二	185
四百一十三	187
四百一十四	190
四百一十五	192
四百一十六	195
四百一十七	197
四百一十八	200
四百一十九	202
四百二十	205
四百二十一	208
四百二十二	210
四百二十三	212
四百二十四	215
四百二十五	217
四百二十六	220
四百二十七	222
四百二十八	224
四百二十九	227
四百三十	230
四百三十一	232
四百三十二	236

四百三十三	240
四百三十四	244
四百三十五	247
四百三十六	252
番外 风入松	257
番外 金枝玉叶	262
番外 世外高人	267

三百四十九

“娘娘，晚膳好了，摆在哪里？”

“等一等，等皇上来了。”

谢宁特意重新洗了脸，挽了头发，还换了一件衣裳。

青荷迟疑了下，谢宁已经从镜子里看见了。

“怎么了？”

青荷不敢瞒，这事也瞒不住啊。

皇上不过来，主子现在不问等下也会问。

“皇上去寿康宫了。”

谢宁怔了一下，转过头来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得有一刻钟了。”

谢宁转过头，还没有梳上去的一半头发散下来披在身上。

皇上走时说了要一同用晚膳。

再说，还有方尚宫的事。

这个时候，皇上怎么会去寿康宫呢？

谢宁忽然站起身来，手撑在妆台上，袖子带翻了铜镜，东西被带倒了一片。

“主子？”青荷吓了一跳。

“寿康宫一定出事了。”

要么是谨妃，要么是玉玢公主，不然皇上不会在这时候过去。谨妃曾经借着公主的名义想要邀宠，几次之后皇上也不再理会她这一套。

谨妃病了多日了，玉玢公主的情形也一直不大好。

谢宁又问：“方尚宫呢？”

青荷心里一颤，连忙说：“方尚宫也过去了。”

她这么机敏的一个人，哪里看不出下午出了大事，这事还与方尚宫有关。

是什么事情青荷猜不出来，只盼着不是坏事。

看样子不是什么坏事，要是方尚宫真犯了什么事，就不会同皇上一块儿往寿

康宫去了。

见谢宁不出声，青荷试探着问：“主子，摆膳吧？”

“等一等吧。”

若放在平时等就等了，可是主子现在身子虚得很。月子里的人哪里禁得住饿？

“那奴婢去吩咐一声，给您先盛碗茶汤来？”

谢宁有些茫然地点了点头。

汤喝了小半碗，谢宁什么味儿都没尝出来。汤碗撤下去后她才恍惚想起，那似乎是一碗甜汤。

玉瑶公主快走几步上了廊阶，在门边就轻声问夏月：“娘娘睡了吗？”

夏月摇了摇头。

玉瑶公主又问：“晚膳用了没有？”

夏月仍然摇头。

玉瑶公主绕过屏风进了屋子。因怕谢宁着了风，白天还开着的窗子已经关了起来，床前的烛盏映着谢宁有些苍白的面颊，她身上搭着一件浅水蓝色的氅衣，闭着眼睛靠在那里。

玉瑶公主放轻了脚步走到跟前，将滑下去的氅衣又往上提了提。这件氅衣不是新做的，半旧不新，颜色褪了大半，已经不能算是蓝色，成了浅浅的月白色。

谢宁睁开眼睛，烛光映在她的眼底，显得柔和温润。

“我吵醒娘娘了？”

“我没有睡着。”谢宁坐起身来，顺手替她理了一下头上有些歪斜的绢花，“用了晚膳没有？怎么这时候过来了？”

玉瑶公主挨着她坐下来，握着谢宁的一只手，轻声说：“原本是想寻个项圈，没找着。娘娘还没有用晚膳吧？亏您还成天说我呢。”

谢宁问她：“要寻什么项圈？这会儿黑灯瞎火看不清楚，倘若不急着戴，明天再叫郭尚宫好生替你找一找。”

“也不着急。”玉瑶公主说，“就是晚膳也没怎么吃饱，想起上回吃的五色梅花样儿蒸糕。”

谢宁微笑着说：“你要想吃，就叫膳房给做。”

其实爱吃这蒸糕的是谢宁，玉瑶公主其实喜欢炸的、煎的东西，脆生生的，过了油的总是更香。

而谢宁口味清淡，这蒸糕是她喜欢的。

这孩子是见她没用晚膳，拐弯抹角地来体贴她。

蒸糕是连小蒸笼一起送来的，趁热吃口感格外软糯，一拿出来吹了风，外皮

就要发紧发硬了，没有那种入口即化的享受。

蒸糕在碟子里摆成梅花状，每个花瓣的颜色都不一样，都是新鲜果子挤出汁来和着糯米粉做的，别看用料不算名贵，可宫里一般人是吃不上的，也就是永安宫这里，一应供给都比照着皇上来，膳房竭尽全力供奉着不敢怠慢。

玉瑶公主吃了一块山楂味儿的，谢宁也陪着吃了一块葡萄味儿的、一块梨子味儿的。

热腾腾的蒸糕绵密松软，不用嚼就能咽了。

吃了半碟蒸糕，玉瑶公主又翻出字帖来，说自己有个字怎么也写不好。

谢宁当初只跟着表兄表弟混了一阵子私塾，字识得不少，看闲书用得上。但要是让她写，那她就露怯了。当初她还是个小才人，因为字写得太惨不忍睹被皇上取笑，还给她布置了写字的功课。只是后来事情一桩接着一桩，有孕之后人难免就懈怠了，到现在字写得还是差强人意。

现在大皇子的字已经很有风骨，写得比她要强了。玉瑶公主要超过她也是指日可待。

在这上头，她还真没什么可指点两个孩子的。

“这个我只怕也写不好，杨娘子没教吗？”

玉瑶公主抿嘴一笑：“最近教我们的是一位徐尚宫，教得比杨娘子要好。”

“换了师傅？几时的事？”谢宁这一生孩子坐月子，简直与世隔绝一样，外头的消息很难传到她的耳边来。

“就这几天的事。杨娘子回家去了，徐尚宫教得可好呢，讲书的时候从来不会冷冰冰硬邦邦地照本宣科，圣人言都被她讲得很风趣。”

看玉瑶公主的神情，是很喜欢这位徐尚宫的。

那就好。

玉瑶公主只要每天能高高兴兴的就好，至于悄无声息就被撤换的杨娘子，谢宁没有那么多的心力去替她担忧了。

杨娘子不是小孩子，杨老爷子舍出几十年的脸面给她争来了机会，是她自己没能够保得住，这怪不得别人。

正说着话，外头传来了动静。

玉瑶公主动作麻利地从椅子上跳下来，扒着窗缝往外看。

“娘娘，是父皇回来了。”

玉瑶公主像只欢快的小鸟一样迎了出去，不多时皇上与方尚宫一前一后地进来了。

玉瑶公主心里对父皇去寿康宫是很不乐意的。

在她心里，父皇是他们永安宫的，去寿康宫是不应该的。再说谨妃这人她一点儿都不喜欢，谢娘娘肯定也不喜欢。

皇上摸了一下玉瑶公主的头发，牵着她的手走进内室，轻声问她：“你怎么在这里？”

“我刚才同娘娘讨蒸糕吃来着，还一块儿看了字帖。”

玉瑶公主扬着小脸儿，眼睛亮晶晶的，一副表功的得意劲头，让皇上本来疲惫怅然的心情也被她熨暖了。

“好。”

谢宁一看皇上与方尚宫的模样就知道他们别说用膳了，只怕水都没有喝上一口，来不及说别的，先吩咐摆膳。

玉瑶公主早就吃过了，又垫了点心，可这会儿舍不得走，挨着谢宁坐下来，看样子是想再跟着蹭一顿宵夜。

可是皇上有些话是不能当着孩子的面说的，这一点不能通融，直接让郭尚宫把玉瑶公主带回去，还吩咐要让她早些歇息。

送走了玉瑶公主，皇上才对谢宁说：“谨妃刚才去了。”

谢宁尽管心里早有了预感，听到这话仍然难掩震惊。

“怎么会……”

尽管两人没什么交情，也知道谨妃近日都病着，可是一个人这样说没了就没了，一时间怎么都接受不来。

三百五十

时间倒回去一个时辰，那时白洪齐正心惊胆战，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进了小书房去禀报，说寿康宫那位已经不行了。

他是真心不想进去。

可是这事不回又不行。

好歹寿康宫那位也是妃子，这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一切总得看在公主的面子上。

白洪齐一进门就直接跪倒，额头杵着地，恨不得两眼蒙上，两耳堵上，好向皇上表示自己绝对没敢偷听偷看屋里的任何一个角落。

“皇上，寿康宫遣人来报，说是谨妃娘娘看着不好了。”

几天之前太医署的人就已经禀告过，说谨妃娘娘不大好。现在这个不好和那时说的不好，就不是一个意思了。

白洪齐说完这话也没敢起来，仍然鹌鹑似的伏在地下。

“知道了。”

白洪齐弓着腰一步一步退到门边，候了片刻，皇上先出来了，接着方尚宫也跟了出来。

白洪齐不敢瞅皇上，但是大着胆子瞅了一眼方尚宫。

方尚宫眼睛有些红，眼眶看着还有些湿润。

哭过就是哭过，虽然泪可以擦掉甚至可以扑点儿粉遮掩，但终究有些地方还是无法掩饰的。

白大公公脖子一缩头一低，权当自己是根会喘气的木头，绝不在这二位跟前碍眼。

就是以后，对着方尚宫该如何称呼呢？假如她的身份真是自己猜想的那样……

白公公脚下险些一踉跄，幸好下盘够稳。不然肯定不止出丑，说不定还会惹祸。

白公公自认为在宫里一待数十年，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了。他从一个打杂的小太监开始，一直做到现在长宁殿的首领大太监，自认这世上没什么事能令他动容。

他见过有人一日之间平步青云，也见过偌大的世家眨眼间倾塌。

但今天这事他还是头一次遇上啊。

李署令刚刚申时就到寿康宫来了，听到皇上御驾到来时，领着太医署的几个人跪在门旁相迎。

“起来。谨妃究竟怎么样了？”

李署令低声回禀：“谨妃娘娘看来就是今晚的事了。”

皇上顿了片刻，又问：“公主呢？”

“怕吓着公主，没敢让公主近前探望。柳尚宫哄着公主玩了一会儿，早早用过晚膳就哄公主睡下了。”

李署令心里固然有些惶然，但是料想皇上不会因为此事降罪太医署，所以也没有十分担忧。

只是这份笃定在看到皇上的神情时，忽然觉得有点儿不对。

皇上看他的眼神，和平常不大一样。

等他再看到方尚宫也跟着一起来了寿康宫时，更是觉得奇怪。

这时候方尚宫怎么会到寿康宫来。

如果是照料玉玢公主，现成的一个柳尚宫在这里，完全照顾得了。如果说要操办谨妃的身后事，贵妃娘娘现在还在休养，由方尚宫代为主持安排……可是谨妃还没咽气呢，方尚宫此时过来又来早了。

方尚宫的神情也与平日有些不同。

这让李署令心里越发不安了。

皇上进去了之后，李署令瞅着空子，轻声问了句：“方尚宫怎么此时过来了？”

他想问的当然不止这一句。

方尚宫只说：“我来看一看玉玢公主。”

李署令一琢磨，谨妃眼看是熬不过今夜了，那公主自然也要另行安置，方尚宫八成就是为此而来。

虽然这个理由说得过去，可李署令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觉得心里没底。

眼下的时间地方都不合适再多说什么，方尚宫跟着一个引路的宫人，往玉玢公主的屋子去。

柳尚宫没有出来相迎，这倒不是她端着架子，她哪里敢对方尚宫端架子？只是玉玢公主这儿实在离不了人，柳尚宫怕自己这会儿起身出去玉玢公主又会惊醒。

方尚宫放轻了脚步，慢慢走到床前，柳尚宫这才起身行礼。

“公主这几天怎么样？”

柳尚宫低声说：“吃得不多，睡得也不踏实，不过比上半个月强一些。”

“她今天没有闹着想见谨妃？”

“公主她和谨妃娘娘并不太亲近。”

方尚宫有些意外。

柳尚宫轻声解释：“我也是来到寿康宫之后才发现的。公主和一般孩子不大一样，太过安静了。哪怕连着几天见不着谨妃娘娘，她好像也想不起来这事情的。”

以前光听说谨妃看公主好比眼珠子一样，恨不得时时刻刻把公主放在眼前，所以理所当然就觉得公主必然也很黏亲娘，只怕离了一刻都不成。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柳尚宫照顾了玉玢公主这么些时日，带公主去看谨妃的次数一只手就数得过来。即使带过去了，公主显然对病床上的谨妃也并不怎么关切。

这个年纪的小姑娘哪有不亲近母亲的？

柳尚宫还发现，除了到现在不大能走路，玉玢公主其他方面也比一般孩子要差很远。她说话零星散碎根本不成句，反应很慢，喊她的名字时她都没有多

大反应。

这样的孩子，让柳尚宫更加忧心了。

玉瑶公主初到永安宫的时候也觉得不对劲儿，但那是一时的，现在不就已经好转了吗？但玉玢公主这样子，让柳尚宫不得不去想，或许玉玢公主的病比旁人想得还要严重。

据说公主出生的时候，谨妃是难产，挣扎了两天才生下孩子，很多人都说公主生出来不会哭，甚至自己不会喘气，脸憋得都发青了，差一点儿当时就没命。

难道玉玢公主当时憋得太久，所以……看起来比一般孩子显得痴傻？

当然这种猜测柳尚宫是不敢说出口的，可是照顾玉玢公主的时间越长，她就忍不住一直在心里琢磨这件事。

方尚宫站在床边，看着蜷着身子侧卧着的玉玢公主，很快就发觉她呼气比一般孩子要急促，看来睡得不是很安稳。

皇上正在谨妃的榻前站着，听太医院的人回话。

“谨妃娘娘已经三天水米难进了，起先灌汤药的时候还能自己咽，现在已经完全不会往下咽了。就在今早，娘娘忽然脸色发白，难以呼吸，当时施了一次针，勉强算是又安定下来，只是……恐怕熬不过今晚了。”

三百五十一

太医院的人肯定说的是实话。

可是这会儿皇上看着谨妃，气色却不像一个弥留之际的人。

她的脸色还好，甚至已经清醒过来。

是真正地清醒着，与医案上太医们描述的那个“癫狂”的模样全然不同。甚至见到皇上来了，她还有些慌乱地想把乱糟糟的头发理顺一些。

没有给她镜子，所以谨妃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她甚至对皇上露出了一个自以为妩媚的笑容。

在那张枯瘦的脸上显露出来的笑容显得很诡异，甚至有几分狰狞。

这种反常的亢奋，脸上不正常的潮红，都绝不像是痊愈的征兆。

李署令也不会犯这样的大错，把在好转的人说成是即将不久于人世。

这是回光返照。

一旁伺候的宫人明白，李署令明白，皇上也明白。

只有谨妃自己不明白。

她只晓得自己病了，现在见到皇上来，以为皇上终于还是怜惜她，特意过来探望。

“臣妾病中失仪，还望皇上恕罪。”她有些慌乱，心里埋怨宫女为何不先替她梳洗过，一面又赶紧说：“公主呢？公主也多日不见皇上了，快将公主带来。”

看在公主的面子上，皇上肯定不会真的怪罪她。即使她一时糊涂做了错事，有公主在，皇上总会原谅她。

没见皇上都没有降她的位分吗？

看着谨妃那不加掩饰的带着些得意的模样，皇上并没有对这个女子生出反感。她就要死了。

毕竟她是公主的母亲。

在这个时候，她过去曾做过什么，皇上已经都释然了。

其实谨妃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如果没有入宫，只是嫁入普通人家，她大概也只是爱传个闲话、对钱财吝啬、犯犯小错但无伤大雅的平凡妇人。

皇上隐约还记得一些谨妃从前的样子。

她小心翼翼地上茶的样子，说话时不敢抬头的样子，因为有孕得到封赏时惊喜无措的样子……

那些记忆久远而模糊，一一浮现又消散，谨妃最终变成了他眼前的模样。

病骨支离，歇斯底里。

“玉玠已经睡了，”皇上轻声地说，“朕来看看你。”

谨妃又是惊慌，又是窃喜。她试探着伸出手拉着皇上的袖子，前言不搭后语地解释上次的事情。

她先说自己是一时糊涂，都是身边人怂恿她。又改口说自己根本不知情，全是底下人瞒着她干的。她说她做噩梦梦见皇上让人来割她的舌头……

谨妃气喘吁吁，声音越说越低，身子发沉。

“臣妾已经知道错了，公主这些天没见着皇上，肯定很想皇上了。臣妾做错的事，皇上千万不要迁怒公主。每回皇上来，公主都高兴……”

谨妃还是十分嫉恨玉瑶公主，极力想替女儿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好话。

“朕知道。”

“臣妾近来身子不大好，对公主疏于照管。臣妾也知道皇上政务繁忙……也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求，皇上倘若得空，早晚能想起来看一眼公主，臣妾也就放心了。”

到后来她已经发不出声音了，可是嘴唇还在不停地张合，眼神也渐渐涣散。

方尚宫不知何时已经走了进来，站在皇上身旁，两人无声地目送谨妃咽下最后一口气。

一旁太医上前去摸了脉搏，又试了鼻息，轻声禀告：“皇上，谨妃娘娘已经去了。”皇上没有出声。

方尚宫弯下腰，伸手轻轻覆在谨妃的脸上，将她还圆睁的眼睛合上了。

这些年里她见了太多的死亡，多谨妃一个不多，少她一个也不少。

可是不管经历多少回，她始终做不到面对死亡时无动于衷。

等皇上和方尚宫走出寿康宫的宫门时，整座宫城都笼罩在沉沉的夜幕之下，远处的灯火显得那样渺茫冷漠，高高的宫墙挡住了夜风。

这座宫城和白天时巍峨辉煌的模样全然不同，夜幕下它就像是一头危险的猛兽，张开大口，无声吞噬着一条又一条鲜活的生命。贤妃、淑妃、谨妃，还有许多死去的人，连真实名姓都不为人知。

方尚宫轻声提醒：“皇上，回去吧。”

是该回去了。

皇上一时间都没有发觉，他和方尚宫两人都将去永安宫称为回去。

皇上伸出手来扶着方尚宫的手臂：“天黑，小心脚下。”

方尚宫怔了一下，才有些仓促地点头：“是啊，是该小心。”

皇上在照料人方面实在没多少经验，不过方尚宫察觉到他的用心。起先几步他迈得太大，发现方尚宫有些跟不上，就放缓了步子。

方尚宫其实没有当过母亲，一天都没有。

虽然日夜都惦记着被迫分离的亲生骨肉，但是现在母子相认，皇上他……已经是皇上了。方尚宫一时间实在不知道如何与皇帝儿子相处，连话似乎都不大会说了。

皇上问：“玉玢怎么样了？”

这话顿时勾起了方尚宫的心事。

“这孩子身子实在太弱了。”方尚宫曾经照料过大皇子，这两个孩子都是先天不足的弱症，一年到头汤药不断。大皇子生母早丧，他是在宏徽宫一个人长大的，身边的下人觉得他年纪小不懂事，难免欺主怠慢，大皇子初来永安宫时，那情形就够糟了。

可玉玢公主是跟着亲生母亲生活的，皇上为了她还将韩氏晋封为妃，又将偌大一座寿康宫赐给她们母女居住。可以说玉玢公主是众星捧月般长大的，可是身子居然比大皇子还弱。

另外，方尚宫发现玉玢公主的心智也有点儿不对，不像她这个年纪的孩子。

就连不到两周岁的二皇子都比她要强得多，她简直像是才落地的婴儿一样，对世事全然不懂，不会同人说话，除了吃和一些简单的游戏，对事物也漠不关心。

听了方尚宫的形容，皇上更加沉默了。

母子相认的喜悦还未来得及细细品尝，就被谨妃的死亡以及玉玢公主的病给冲淡了。

从寿康宫到永安宫路程很短，可是方尚宫深一脚浅一脚，走得跌跌撞撞的，回到永安宫的时候竟然出了一身的汗。

可是看到永安宫里熟悉的庭院和灯火，皇上与方尚宫两人不约而同都暗中松了一口气，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三百五十二

说话的工夫膳桌已经摆上了。

这顿晚膳比平时迟了许久，说是消夜只怕还更合适一些。

膳房很机灵，原先做好的那一桌早已经弃了，不管花了多少材料和力气准备的，既然主子现在不吃，那这些就都没用了，总不能让主子吃回过锅的不新鲜的吧？

所以现在摆的这一桌全是新做的。

平时皇上在永安宫用膳，常常是一桌满座的人，除了皇上与贵妃，还有大皇子、二皇子和玉瑶公主。皇上的口味和贵妃娘娘差不离，大皇子吃得清淡，但清淡不是素汤寡水，膳房的人挖空心思，既要做得补养，又要吃着不觉得油腻腥膻。玉瑶公主爱个酸甜味儿，二皇子是乳牙没长齐的小娃娃，也需要另外准备。

不过这会儿只供奉皇上和贵妃，就简单多了。贵妃生过三皇子还未满月，汤水是少不得的。说起来，膳房的人提起贵妃娘娘总得夸一句好伺候，体贴下情。宫里头嫔妃多，贵妃的恩宠是独一份儿的。换了旁人在她这个位置，早就抖起威风来了。可贵妃娘娘要个点心、点个菜，从来不折腾人也不作践东西，可不像以前寿康宫似的，专要吃什么雀舌羹、百果烩之类的，好像不折腾人显不出身份似的。

其实谁不知道啊？贵妃是有底蕴的官宦之家出来的，谨妃却是商户女，封了妃张扬得不知如何是好，一股穷人乍富的狂劲儿。

眼下只有皇上同贵妃用晚膳，但是膳桌摆好之后，谢宁吩咐放了三副碗筷。

青荷起先以为是给玉瑶公主备的，虽说公主用过了，但是小姑娘家难免嘴馋，想再吃两口点心也未可知。

可是等皇上和方尚宫打寿康宫回来之后，玉瑶公主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反而方尚宫留在了屋里。

青荷站在门边伺候，屋里没有侍膳太监，也没有其他伺候的人。

她看见谢宁扶着方尚宫，让她坐了下来。

青荷的心跳和呼吸都停了一刻。

她不是没和主子同桌用过饭。在紫香阁的时候就有过，不止一次。方尚宫来了之后，她们也曾经坐在一张桌子上，那时候主子还不是贵妃……

可是现在不一样。

主子已经不是那时候可以和她们言笑无忌的小才人了。

更重要的是，皇上也在啊！

方尚宫的身份，哪怕主子再敬重她，她也不可能和皇上同桌用膳。

那这是为什么？

主子竟然扶着方尚宫坐下？

而方尚宫竟然真的坐下了？

她是眼花了？还是发了白日梦？

青荷紧紧攥着拳头，不知什么时候咬住了自己的嘴唇。不这样的话她怕自己会不受控制地发出什么异响来，会惊动了屋里的三个人。

这是怎么回事？

青荷这会儿心惊肉跳的，说起来，倒是与不久前白洪齐白公公的心情颇为相似。

青荷自然没有眼花，也不是做了白日梦。

谢宁扶着方尚宫，轻声说：“都这个时辰了，也不指望坐下来好好用膳，权且垫一垫肚子，到明天事情就多起来了。”

谢宁说得一点儿都没错。

谨妃这一去，料理后事就得忙多半个月。逝者已矣，更要紧的是安排照料玉玠公主。

方尚宫看了看桌上的三副碗筷，又看了看膳桌旁摆的三把椅子。

看样子不但皇上猜出来了，连贵妃也将个中内情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皇上在一旁看着，方尚宫扶着桌角腿有些发软，颤巍巍地坐了下来。

而皇上就坐在了她的左手边，谢宁则坐在了她的右手边，方尚宫左右看看，这才发觉自己居然坐了居中的主位。

与皇上同席，坐主位的只可能是两种人。

一种就是先帝、太后。

一种是曾经教导过皇上的两位老太傅，曾在宫宴上被皇上请到上座，但两位老太傅坚辞不就，最后主位一席是空着的。这件事情已经传为美谈了，但凡提起来，人人都要赞皇上尊师重道。

换作平时，这个位置打死她也不能做。

可是今天方尚宫已经没有那个心力去想太多了。

皇上突如其来的逼问，母子多年来不能相认的隔阂……还有，谨妃的死。

方尚宫看着谨妃咽下最后一口气。

那时候她忽然想起，自己也有许多次缠绵病榻，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

如果那时候她稍稍松懈一下，不再努力挣扎着想活下去，这世上也许早就没有她这个人了。

这么一出神，谢宁的话她就只听见半句：“……吩咐膳房做了送来的。”

方尚宫回过神来，才知道谢宁说的是摆在膳桌中间的那一钵汤。

“这是？”

“这是团圆汤。”谢宁轻声说，“以前在宫外的时候吃过。以前随舅舅在任上，那里的人过年、过中秋这样的大日子，爱吃这道汤，不论贫富，家家都要熬上一锅。”

方尚宫起先以为是鱼、羊肉一起熬炖的那道团圆汤，仔细看却发现不是。

这汤和那道充满富贵气象的团圆汤不是一回事，要形容的话，说是一道粥才更合适。

莲子、红枣、红豆这些材料容易辨认，汤里除了这几样还有别的配料，煮出来的这汤看起来倒是很像腊八时吃的腊八粥。

皇上亲手盛了一碗汤，先端给了方尚宫。

接过来闻一闻，那种甜糯浓郁的香，也像腊八粥。

不过各地风俗不同，大概在人们不常听说的地方，这道粥羹另有一个名字叫团圆汤。

三人面前都摆了一碗，方尚宫舀了一匙尝了尝味。

豆沙的味道很浓，甜甜的，稠稠的，吃在嘴里热烫烫的，一咽下去，好像一下子整个人都暖和起来了。

方尚宫把这一碗团圆汤吃完，也想明白了为什么谢宁会吩咐膳房单做这么奇怪的一道汤。

团圆汤，全家团圆时家家都要吃的，应节，应景。

她看了一眼皇上。